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涑水記聞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繆晉

謄錄監生臣繆汝玢

涑水記聞卷九

宋 司馬光 撰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諠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扺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户部郎吳奎為左司郎中權知開封

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毁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為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

為姦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為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為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襃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

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揺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愷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娼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税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鞫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為沽販氣凌公卿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

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案曲阜改仙源在大中祥符五年至金太宗天會七年始復稱曲阜故此書與宋史孔道輔傳皆書仙源乃東都事畧則云道輔知曲阜縣當是後人追改非南宋時原文附識于此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鋭復不在人下明

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髙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白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納女入

宮太后許以為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閤
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
此何為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
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
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
之女為后豈不愧見公卿大臣也上遽命出之孫器之云士良自言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

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于割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

時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謚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寛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邉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中外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即除靜難軍節度使

仍賜錢穀銀絹元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以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充武寧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或云壬午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知隨州仍增

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案宋史王德用傳云有言德用市馬于府州者上其劵乃市于商人言者猶不已又折御卿傳子惟忠知府州既卒以子繼宣嗣州事寶元中繼宣坐苛虐黜爲左監門衛將軍此條不著德用因人言降徙繼宣坐苛虐罷黜端委似傳寫有訛佚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人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懃等將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木冰己卯昭遠受詔宰猗氏（案昭遠不著姓似上文有缺佚）孔道輔卒于澶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南侵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為壯强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為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敕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為兵發之戍邊有為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案此條十月上脱繫年據宋史慶歷元年十月修河北城池）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間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廷為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人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其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為

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顧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寇至圍城吉率衆拒守數日而寇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為郭逵夫人亦有明識逵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為多藏以敗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

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

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繼五房耳黄好謙云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賜内侍省都知楊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為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實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為兄用冀幸恩賞即為表具言其事于

中衡遂茂實以表逞之茂實銜之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布衆庶讙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還察實詔以嘉慶院爲制獄案之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實陳牒稱茂實爲皇親案署茂實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實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録問駮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繁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實先已内

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滁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于兩
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
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
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
得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
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
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

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欬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

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幞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戀吉死于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眞遂檻車送京師剮于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夏竦內侵為邊患大理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扼夏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人告不可鑿衆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即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内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衆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尚氣節以蔭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使自凭闌立甎上受箠足或落甎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寧云）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冤而陰為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紘

奏雪其罪補衛尉寺丞墓志云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匙筯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下令校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世衡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夏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

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衆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諸不法事訐訟按驗有狀鄜延經略使龎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别龎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為公下淚也潁公云

慶歷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環州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努額

者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努額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邊人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努額尚寢世衡蹴起之努額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于壁隙窺之慕恩

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以為間也衆云

環原之間屬羌敏珠密臧康諾三種最大素號横猾撫之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于西夏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説誘西夏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版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絶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

前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詰診詠諮謣記誼出墓志棠此所記八子之名原缺其一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為間與之飲謂曰彼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眞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旺榮及剛朗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為民服齎書與旺榮曰嚮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

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且遺之棗及銀龜
旺榮以聞于元昊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
歸中國而恥先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剛
朗凌麾下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
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為經略
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
三班借職衆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詁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為

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國離間其用事臣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為樞密使奏稱嵩入夏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為書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因元昊子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嵩離間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

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在皆可攷驗朝廷知詁妄言猶以父功特除詁天興主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

嘉祐七年拓跋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為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及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頭尚主辭以昔嘗賜姓

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祚生辰禮物初
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人更乞擇使者乃
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夏館宗道于西室逆者
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
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
為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位事久不決逆者曰君有幾首
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
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

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于内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十分之七案此條上文有缺佚

汴張鞏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闊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以東已狹不更修也今歲所修止于開封境王臨云案此條原委未明亦似有脫誤

夏英公為南京留守杖人好濳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下人濳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為英公恥之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為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知岳州君貺云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歛于民但牓

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君貺云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是獨得免崧于故相昉為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猶與宗諤聯名治臣

云

黄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為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為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自見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

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為觀文殿學士

同郡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吴奎為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

第累官至兩制惟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為樞

密副使多病昏忘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

抃見吏衣紫誤以為醫官因引手窣上謂曰抃數日來

體中不佳君試為診之聞者傳以為笑及在政府百司

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罷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留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涑水記聞卷九

涑水記聞卷十

宋 司馬光 撰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為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甍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詞頗薄其為人

其子瑾詣闕累章訟冤稱瓌挾私怨至詆瓌云祖奸父贓母穢妻濫瓌洎之孫父方洄嘗以贓抵罪母妻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衆醜一身備百惡又帥兄弟父母衰絰詣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恩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遷知黄州然瑾竟亦不敢請謚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黄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

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于牕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酒殽或閒談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為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為必貴亢少跅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第仕至顯官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

終身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尪瘠嘗與衆客同見諫議大夫姜

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盛名于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

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用意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曽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曽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

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為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于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為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為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

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黄睎睎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具緑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者好謙云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脱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母私財以適人就

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為婚嫁崔甥云

慶歴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内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而

罷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歷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戩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

劉滬建策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隴坻之内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户于山外築永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命滬及著作郎董士濂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户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濂令還滬士濂以熟户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

士濂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滬士濂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戳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有差
慶歴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卿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表

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旣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始平公云

慶歷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為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罷制科育以為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為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共事為嫌故度得先之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野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朗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為謨寧令共掌軍國之政而

剛朗凌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曰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朗凌書（案遣王嵩事已見前第九卷作遺書旺榮與此互異）元昊因嵩而使剛朗凌麾下教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于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戰沒（案前第四卷記葛懷敏禦寇定川事而失載其戰沒此可與參證）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詔公招懷元昊

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為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盍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兵一敗

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必優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朗凌等遺公書來言和親之意用鄰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為還書草稱剛朗凌等為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

而稱其臣已為三公則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稱其西徼官謨寧令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朗凌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公不復奏即日答之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勗至京師朝廷遣趙良佐張安奭等復往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物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為名皆

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為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案王堯臣字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為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揑其膝乃請劉相判之（案文彥博請劉沆判狀事已見前第五卷較此倍詳惟未及王堯臣之揑膝此不載劉沆譜彥博以呈判乃解則揑膝意未明必合兩條參證始悉端委）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

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内寒心彦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令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内侍大懼日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户豈得妄開也案語取内侍都知等供狀

亦見前第五卷而敘述異辭故不嫌複出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月癸酉詔擇柴氏族人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入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勾歲時祭享至如知州資序即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爵受官承替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封柴氏後為崇義公在嘉祐四年四月癸酉此作二月癸酉而未繫年當是傳寫有脫訛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佑温成皇后廟請去扁牓自今不復命兩制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覺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

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
使覺拯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
若中于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亦人所難也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
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自往視其疾師魯
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
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
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漸欲盡耳隱几

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内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黄好謙云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為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仝坐違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閒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

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為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憾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仝數以書干靖求貸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處州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仝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簏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于仝

仝大怒詔至州勘官同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鞫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為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謹掌視慎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案人以為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伯達云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顗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為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詞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為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轉運使以祠部

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為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寛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乘間求進者上

以度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
為地真淳厚長者也尋以為工部侍郎樞密使副使逾
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
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獄不可
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
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
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
為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非宜改為觀文殿學

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早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陜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拓跋諒祚之母密臧氏本野利旺榮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曩霄初娶野利氏生子甯令將納剛朗凌女為婦旺榮與剛朗凌謀因成婚之夕邀曩霄至其帳伏兵殺之事泄族誅密臧氏削髮為尼而生諒祚慶歷八年正月辛未甯令弒曩霄國人討誅之立諒祚邢佐臣云

涑水記聞卷十

涑水記聞卷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王罕云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

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户十餘人今復亡為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罕曰賊者多以莊客何以禦之仍召每村三大户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令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卻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

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村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巳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

止士氣亦百倍鑾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日遞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兑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罕不自言黄固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磨勘若有不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録罕云王紘云

慶歷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等遷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性苛急失衆士

心去年九月羣盜張海等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發軍士三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貲者獻蒸葫酒肉以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巵而斥賣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為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歷自隨民又請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尚無錢給之何有于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

乘城之士而知軍卻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駱子中通剌謁綱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誤聽以為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貟僚邵興叱軍士起曰汝輩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綱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衆盜取庫中兵器作亂欲殺

綱綱自宅後踰城逃出乘小舟沿漢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興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趨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衆與商州巡檢戰殺之員僚趙千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興元府兵于饒風嶺殺其將興元府員僚趙明以衆降興興聞洋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滑

水斬興及其黨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逐捕盡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慶歷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覲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為安坐宂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監以監押韋貴為主閉城拒命詔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

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等討之丙辰樞密奏保州城下諸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逵以詔書入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案此下有闕文）皆坐減雲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閤門祗候逵兄遵以勇力聞從劉平與夏人戰死五龍水（案保州兵作亂事見前第四卷作田況齎詔諭降與此所記不同）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誓書以授契丹其使者繼之以四言曰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歲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獲又求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衍祁公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歷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

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物契丹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為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隳損應增置者甚衆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麻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户所居只于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

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石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況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户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名充熟户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為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況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闕漏豈暇于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

揮下陜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畧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末子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為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即知修永洛城便與未便詔如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陜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陜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

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
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
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涑召滬士廉令罷役
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
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
城之涑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因之以聞
于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生户及亡命等爭據其地
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

多避形逃迹或致賞罰間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永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輙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與魚周詢等及陜西都轉運使鄭戩等奏二城修之于邊計甚便況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亦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思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思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

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卻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疎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

兩路援兵自然阻絶其城寨内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虚聲若先為賊馬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關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里則為麻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為孤絶其東路隔限永洛城

一帶生户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為籬帳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絶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縁邊地土最為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充弓箭手背後有空閒地

土强人為之標占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落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一作私逃入内地事過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于蕃部交易貯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

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入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户外其生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臈家城㚖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州疊巖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强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為

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籍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效者特在于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費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奬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

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後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滬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

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

疑處置不差事乃經久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人將自保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趨土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趨土門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安軍因晝夜兼

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兵飯訖
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
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
餘人屯深安軍北碎金路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
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
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
十里馬鋪乃遇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
騎合近萬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

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為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水為横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軍竝進擊卻之奪其傍牌殺獲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言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卻二三十步是時黄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

軍顫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
數十日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賊今先去欲
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
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士卒近在左
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
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許賊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
內有主將否乎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詐為漢卒傳送
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

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反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反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呌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敕

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頡敦等信逃竄得
免是時黄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
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
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
政自戰所脱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
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言
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劉
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

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為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辛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

其語使與已意相傅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狀為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為大將而為賊所擒可醜因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

馬即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剽剥信獨脱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與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為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

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
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為賊所掠飢寒不可
忍願衣裳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危人將如慶州信與書
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
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
遣德和歸鄜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
臣盡忠于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鈐轄盧守
懃及薛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為營護之死生不

敢忘守懃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入内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彦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夏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駡賊云反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縛我與賊去也彦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

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敍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殺劉

平戰沒事見前第四卷而所記未詳此可與參證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生子當為嗣以野利氏兄弟為謨寧令旺榮號野利王剛朗凌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銀龜及書遺旺榮曰汝歸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

見之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乃為此兒戲乎因嵩于窖巾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歷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龎籍為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夏駁勝方驕

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詰廷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鄉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于戰鬬吾民習于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案此與前第十卷所記大略相同而文辭或繁或簡各有體裁自不嫌其複因贈遺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

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彼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乃彼國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

表以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
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曩霄上書父大宋
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上表稱臣
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事君也使得
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吏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勗詣
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
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巳乃少許之
若所求不違恐元昊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

佐郎邵良猶與從勗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命元昊為國主更名曩霄案自因贈遺遣歸以下與前第十卷所記亦繁簡互異

种世衡卒龐籍為樞密副使世衡子詁上諫官錢彥遠書稱吾父離間剛朗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龐以吾父功為兩府而吾父無所褒賞

彥遠為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辯于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朗凌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間也臣向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琦與仲淹先為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以世衡有功之故除詁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

案种詁上書事已見前第九卷而書詞及龐籍奏辯各有不同故當兩存

夏國酋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

山先降為熟户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君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纔四千餘人

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郭帥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陜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聞韓公至陜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

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為鄜延經略使以為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為戰兵得二千餘人郭帥云

文公以取綏州為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峯議于境老峯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峯曰安

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緘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鄜延命追綏德戍人還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逵以為夏國心欺紿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圖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元昊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奏前劄鄜延更不施行時趙卨掌機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逵乃出示之卨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為也郭帥云

涑水記聞卷十一

涑水記聞卷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敵得入寨其子諫曰敵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敵兵大至士彬所部皆潰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為所擒郭帥云

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

能救并移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兵民以歸延政守半歲救兵不至遂率衆棄城歸敵據險邀之寨衆皆没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郭師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引到宥州團練侍者密臧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告身三道來云

山禺令公先在元昊處為樞密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禺八月二十五日山禺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禺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九月一日告密臧福羅以事狀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為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朝廷欲得

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别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至河上悉發户口歸朝廷也密臧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為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禺云欲歸朝廷本司商量令李士彬還其告身諭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遣之還臣等仍恐彼為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

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詗知山遇等于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刦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内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二防禦三防禦等將麾下一十五騎至皆被甲執兵告指揮使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户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别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飭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詗

候如敵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于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禺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為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詗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凖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

隆禮賓使環慶路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鬬敵相殺又分擘兵甲令柔遠寨主侍禁閤門祗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閤門祗候北路都巡檢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

諸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
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
或斫倒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
五人伏乞體驗今來北人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
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各軍吏効命奉
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
仁禹以下各轉官有差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首領唃斯羅

案斯羅東都事略作廝囉

遣使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唃斯羅前妻為尼已有二子今再娶喬氏女為妻詔唃斯羅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二子並除團練使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彬捕得元昊偽署環州刺史劉乞鬱案字書不著鬱字此與後康定元年秋條䄇樹鬱地名並見送京師斬于都市以元昊令入延州界誘保塞番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人寇延州有西路

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欲鬬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鬬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卻頃之遵又横大鋋刀率百餘人進陷彼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襃贈及録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

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
賜賵案劉平郭遵石元孫禦寇事已見前第四卷第十一卷而所記始末與此詳畧各異互證乃備
四月戊子都轉運司奏請令淮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
本路給防城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
無備乞于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
高若訥為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
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

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量户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邈州首領啢斯羅之子摩戬自請奮擊夏人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勾當公事渙知晉州自請使外國故也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强壯陝西京東京西

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為
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為一營指揮使一人教習
康定元年秋夏人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
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人白豹城以牽制其勢使
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之使鳳川寨監
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
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
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

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諭柔遠諸番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嶔來路（案此神樹嶔之嶔與前寶元二年九月條劉乞嶔之嶔不著字書而宋史夏國傳亦有嶔移等率屬來降之文則嶔字自非傳寫之誤）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族帳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闗敵福

以大軍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番官等于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即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聚積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槖駞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敕告身及番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番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尚在後河州州赤土嶺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别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輟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

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探候建寧寨已為西賊所破賊于周迴下七寨殺獲寨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樓戰棚皆盡其賊亦不輟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飛騎長夜偷路去急乞軍馬司星夜進城發兵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并代州都部署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

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並無出兵救援之意以致八月七日寧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糧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草五萬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軍臣尋急令保德火山岢嵐軍人户各備脚乘于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只于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人户令知其人户等見

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城棄所搬糧
草脚乘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户搬所餘糧草于倉場
回納竊緣人户請搬糧草雇脚乘所費至重臣取得人
户雇脚契帖每搬隨軍草一束糧一斗不以遠近日數
計錢一貫文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以任之若或出軍
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糧草先行雖有重費不可辭勞其
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
追襲卻只在府州城外五七里劉寨令人户運糧元輩

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康德興鷙下之材如此舉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别擇武臣付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專差王元及并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馬到府州並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没豐州及寧遠寨其康德興係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敕命王元降石衛將軍陵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興落遥

郡軍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輿分析上件因依聞奏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塞門永平三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遣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西城之間呼譟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死

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
守懃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
栳寨主殿直高岳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
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于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
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
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
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録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充安遠寨主

李士彬世為屬國邊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邊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人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隷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隷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或有所侵暴

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歛而葬之官為致祭眞既出境敵騎大入諸降蕃皆為內應士彬時在黄帷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賊遂鞚馬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詗賊皆為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

而不敍後十餘年卒于夏地
康定初夏人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閤門祇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遷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衆于是環慶路部署任福

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傅掌督芻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擄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與武英王珪趙律李簡李禹亨劉肅耿傅皆死于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

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人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户
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
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
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
夏州趙元昊始絶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
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
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

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夏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

矢中福子懷亮之嗌懷亮墜馬援福馬鞅告之福猶趣
以疾戰賊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賊鬬
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賊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
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
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
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
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
多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陜西河北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刦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詗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揚州明道

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户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歸卒

慶歷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是時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藁積備火箭射賊有諜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諜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賊騎

百重無所用處請改換衣服手挾弓矢賫糧餉為邊人夜縋而出遇賊問則為蠻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賊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狝遇賊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賊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

殺賊大將賊衆大𢾆衆軍乘之賊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人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賊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爲賊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賊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猝無以拒吾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入其陣未嘗

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慶歷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巡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劒州酒税初内臣溫台巡檢張懐信性苛虐號張列挈康定元年鄂陵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平焉

慶歷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蠻鄧和尚等

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蠻賊

歐希範僭稱桂王歐正辭僭稱桂州牧案宋朝事實作歐希範推歐正

辭為桂王與此有異攻環州殺官吏詔以虞部員外杜杞為刑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

撫委以便宜經略

慶歷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閤門祗

候李康伯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淯井叛蠻酋長出降乞

旌賞及補授殿侍充淯州監一路巡檢李康伯與提點

刑獄

邈州首領唃斯羅有三子曰摩戬轄戬董戬董戬尤桀黠殺二兄而并其衆唃斯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戬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戬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戬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戬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為所敗嘉祐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尚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勿納其

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氈屯于古渭州之側古渭州熟户諸酋長皆懼以為諒祚且來併吞諸族皆詣方平訴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狀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昪言于上曰臣昔在

秦鳳邊人言賊入寇前後甚衆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戩矣諒祚尋復為董戩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薛向云

涑水記聞卷十二